

建康實錄

四







顯宗成皇帝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太寧三年三月立為  
 皇太子閏八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尊皇  
 后庾氏為皇太后年幼太后臨朝以司徒王導中書  
 令庾亮輔政四年春正月丁亥朔大赦改元咸和元  
 年文武各進位二等京師百里內復一年租天下賜  
 酺五日鰥寡孤獨穀帛有差夏五月大水秋八月温  
 嶠為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嶠表故吏部郎畢卓為

史 案三十國春秋卓性嗜酒太興末為吏部郎以酒廢職時比舍郎酒熟卓  
 因夜徑至甕所盜飲醉卧及旦主以見之曰畢吏部也乃命酒飲盡醉而去  
 父母惡之因取舡以貯酒於屋中卓甚喜入酒中泪浮來往達明飲  
 比亦盡甕謂人曰左手執舡翼教虫右手持酒盃浮酒池中足樂一生哉 九月尚

書右僕射鄧攸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攸字伯  
 道平陽襄陵人祖殷亮直彊正為淮南太守夢行水  
 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女  
 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今不作汝陰  
 當作汝南果遷汝南太守攸幼以孝德稱舉孝廉為  
 吳王文學累遷河東太守永嘉末天下大亂遇羯賊  
 棄所生子而携弟子綏走江東元帝以攸為太子中  
 庶子為吳郡太守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惟飲吳  
 水人民飢者輒開倉賑而後報刑政清明百姓悅之  
 為中興良吏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  
 一無所受百姓爭牽船泣留之船不得進攸乃夜中



發去吳人歌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拖不  
留謝令推不去入為吏部尚書久之遷尚書右僕射

晉書做過江納妾甚寵之評問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做之甥也做感恨遂不畜妾後妻不復孕時人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今鄧伯道無兒語曰此天道有知也夫父子之道親親之義豈可忍而邀一時之假名損人倫之大義安忍也鄧伯道無兒天道有知 冬十月封魏武

玄孫曹勣為陳留王以紹魏後已巳庾亮誣南頓王  
宗陰與蘇峻謀叛誅之奏貶其族為馬氏庾辰赦京  
師百里內五歲已下刑甲申徵歷陽太守蘇峻為大  
司農峻不受命十一月壬子大閱於南郊改定王侯  
國秩九分食之一時大旱自六月不雨至于是月

二年春正月新徐交廣寧三州諸軍事廣州刺史阮  
孚卒 孚字遙集陳留人也父咸始平太守孚屬亂渡

江中宗以為安東府參軍蓬髮飲酒不以世務嬰心  
轉丞相參軍遷瑯琊王哀車騎府長史進拜散騎常  
侍孚性既嗜酒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  
之肅宗即位轉侍中吏部尚書稱疾就家用之尚書  
令郝鑒以為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  
及肅宗不豫温嶠入受顧命過孚家邀同行升車乃  
告曰主上大漸江左危弱實藉群賢共康世務卿時  
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  
許垂至宮門告嶠內逼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  
好財孚好蠟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  
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鹿以著背後傾身障



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  
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  
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  
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  
年少德信未敷以吾觀之將北亂矣遂苦求出王導  
等以孚疎放非京北尹才乃除交廣寧三州刺史未  
至廣州卒於道時年四十九既而明年蘇峻作逆識  
者以為知機三月益州地震夏五月日有食之護軍  
營牛生犢兩頭六足王導家羊生羔無後足冬十一  
月歷陽太守蘇峻豫州刺史祖約等舉兵於江西以  
討庾亮為名十二月辛亥峻使其將韓晃入姑熟屠

卷七

三

表

于湖害于湖令陶覆宣城內史桓彝為晃所敗死之  
庚寅京師戒嚴以護軍將軍中書令庾亮為征討都  
督詔加振威將軍司馬流為左將軍帥眾拒峻前鋒  
戰於慈湖流敗死之流字子玉國之宗室性懦怯不  
閑軍旅時率水步二千南上遇賊懼形於色臨陣方  
食不知口處問左右吾口何在既而合戰軍敗遇殺  
三年春正月征西大將軍陶侃率江州刺史溫嶠等  
下援京師丁未蘇峻濟自橫江登牛渚二月庚戌峻  
軍至鍾山領軍卞壺帥六軍與峻戰於山南王師敗  
績案陳圖云蘇峻戰場在鍾山明慶寺前晉  
績所謂王師敗於陵西即吳大帝時陵也峻因風放火進燒青  
溪柵再破官軍卞壺羊曼周道潛瞻等皆死於柵下



遇害者數千人。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也。祖統，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號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位中書令，壺弱冠有名譽。元帝鎮江左，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仗。轉世子師，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憚，中興建遷太子詹事，拜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累位至尚書令，明帝不豫，壺與王導同受顧命，輔幼主。成帝即位，群目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稱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及皇太后臨朝，壺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王導又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舉朝震肅，壺裁斷切直，幹實當官，以褻貶爲已任，勤於吏事，然性不弘，恪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肅宗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嘗謂曰：「卿怕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鄙怯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寔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怵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驚病耳，若下望之之巖巖，乃玄亮之察察。」



戴若思之峰岨當敢爾邪及蘇峻作逆詔以壺為都督加領軍將軍峻自鍾山破王師進攻青溪柵壺與諸軍拒之苦戰死之時年四十八子瞻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盱母裴氏撫二子屍哭曰父為忠且爾為孝子夫何恨乎衛士翟湯聞而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少知名中宗鎮江左辟為丞相主簿歷晉陵太守王敦平後代阮孚為丹陽尹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峻既破六軍與下壺周導陶瞻等同見害

案晉書曼性仁達與溫嶠阮放等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鄒鑒為方伯太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下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初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踏伯九八人號交州八伯期古之八俊時朝士過江初拜官

相備供饌品六拜丹陽尹客來早得佳設日晏則漸聲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時羊固為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且膳不如曼又之真率也是月峻又追敗庾亮於宣陽門內亮攜子弟與

郭默趙胤上奔尋陽臨去謂侍中鍾雅曰以後事相委雅曰棟折榱傾誰之責與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思効匡復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雅遂與司徒王導擁帝於太極殿崧翼等侍左右峻兵麾戈接於帝坐叱左右下侍中褚翼曰蘇冠軍未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兵人遂散下殿突入太后後宮逼屏妃后及左右侍人群日奔竄百姓號泣震響京師丁巳峻矯詔大赦天下惟不免庾亮兄弟以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以



許柳為丹陽尹三月丙子皇太后庾氏崩壬申葬明  
穆太后于武平陵后諱文君潁川陽陵人也性仁惠  
美姿儀元帝聞之聘為太子妃以德見重肅宗即位  
為皇后帝即位尊為太后群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  
和熹皇后故事臨朝后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  
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  
既而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  
夏五月乙未峻逼帝遷于石頭城帝哀泣升車群臣步  
從峻以倉屋為宮分遣管商張瑾等東寇錢塘吳縣

案荀崧傳成帝時崧子羨年七歲隨崧在石頭峻甚怜之嘗置羨於膝上羨歸謂其母曰請與兒一利刀子足以致賊毋遽掩其口

丙午征

西大將軍陶侃江州刺史驃騎將軍溫嶠庾亮等率

晉書卷之七

六

安

舟師四萬旗鼓百里次于蔡洲六月諸軍盡會石頭  
城西北賊盛未即決戰議於沓浦築壘監軍李根固  
爭曰沓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固修之滅賊之  
術也侃等許之曰若壘不立卿當腰斬根引兵夜修  
曉訖賊眾見壘大驚壬辰進軍白石九月戊申司徒  
王導奔于白石庾亮率溫嶠庾亮等陣于白石  
侃使將軍楊謙以軍攻于石頭峻輕騎出戰謙詐北  
奔白石壘峻逼之纔交鋒峻墜馬侃督護竟陵太守  
李陽臨陣斬峻於白石陂岸至今呼此陂為蘇峻湖  
今在縣西北十二里石頭城正北白石壘即在陂東  
岸庾亮命斃峻肉焚其骨峻弟逸乃發亮父母墓斷



棺焚屍初峻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并槌峻手  
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即城空矣俄而為亂夷滅  
此聽不聰之罰也

案晉書紀蘇峻初營鍾山前祈鍾山之神許蓋朱  
續紫蹄馬碧蓋朱絡車後郝鑿入援又祈鍾山神  
謂鑿曰蘇峻為逆人神所憤當與許子文共誅鋤之且  
峻亦祈我豈可助之為虐今以疏相示及案收而疏見峻字子高長廣

掖人少為書生年十八舉孝廉永嘉喪亂所在屯聚  
峻亦糾合徒眾結壘於本縣撫弱理朽遠近感恩歸  
者日盛比日推峻為主遂群聚射獵於海邊青山中時  
曾疑領青州刺史惡其得眾將討之峻懼不敵泛海  
南渡既至廣陵朝廷嘉其遠到累拜蘭陵相同討王  
敦逆以功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  
侍封邵陵公以江外之任寄之峻既有功於國威望

晉書卷九十一

漸著頗有異圖時肅宗崩帝幼委政宰輔護軍庾亮  
恐其兵彊難制下優詔徵之峻素疑亮欲害已不應  
命朝廷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  
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結祖約為亂以  
討庾亮為名遂舉兵渡江破王師入宮城縱兵侵掠  
窮兇極暴殘酷無道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  
負擔登蔣山裸刺士女哀號之聲響振內外為陶侃  
溫嶠等所破殺之峻司馬任讓復立峻弟逸為帥收  
兵保石頭十二月石勒破劉曜於洛陽擒之關中大  
亂四年春正月帝在石頭侍中鍾雅右衛將軍劉超等  
謀奉帝出就陶侃營事覺遂使任讓將兵入收超雅



帝持抱超等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不受詔殺雅等及峻平陶侃得任讓不殺帝曰任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乃殺之 雅字彥胃潁川人 超字世瑜瑯琊人少有志尚中興初為中書舍人累拜中書侍郎穆后臨朝遷為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伍義興人多隨超超因統其衆以宿衛為君子營帝即位與鍾雅俱為侍中帝遷幸石頭大雨超與雅步衛左右賊給馬惡而不騎丁卯賊將庄術以苑城歸順百官赴之戊辰峻子碩引軍又攻宮城焚燒堂殿秘閣皆盡城內大飢米斗萬錢庚午冠軍將軍趙胤太破祖約於歷陽約奔石勒二月戊戌諸軍攻石頭李陽滕含大破蘇逸於沓浦含等奉帝幸溫嶠丹乘輿反政群臣頓首號泣請罪甲午蘇逸以萬餘人東走延陵湖將入吳興將軍王允之追擒於溧陽初太寧中有童謠云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高山謂峻也石即峻小名也時自正月雨至二月五十日及滅蘇峻黨後淫雨乃霽兵火之後宮闕荒殘帝居止蘭臺甚卑陋欲宮建平園溫嶠議遷都豫章朝士及三吳之豪議都會稽司徒王導獨曰建康古之秣陵帝皇所居孫仲謀劉玄德皆去王者之宅不可改遂定議焉三月壬子論平賊功行賞以陶侃為太尉封長沙公郗鑒為司空封南昌公溫嶠為驍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封始安公追贈死王事者贈卞壺左光祿大夫  
餘各有差尚書郎弘誦上議訟壺子父三人同死國  
難詔改贈驃騎將軍謚忠貞夏四月乙未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始安公溫嶠薨 嶠字太真  
司徒羨弟愔之子性聰敏有識量博學少以孝悌稱  
起家爲司隸都官從事奏彈無所避京都震肅平北  
大將軍劉琨請爲參軍爲琨謀主琨所憑侍焉及二  
都傾覆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  
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夫  
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乃以嶠爲左  
長史檄告華夷使嶠奉表勸進嶠至引見帝具陳琨  
忠誠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  
王導周顛等並與親善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  
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世務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  
吾復何慮因屢求反命不許除散騎侍郎累遷太子  
中庶子太子深重之與爲布衣之交肅宗即位拜侍  
中叅綜機密尋轉中書令帝倚爲棟梁之任王敦忌  
之請爲左司馬嶠認爲誠劾深結錢鳳詐立聲譽每  
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悅之丹陽尹缺敦表以嶠爲  
丹陽尹因餞會嶠自起行酒至鳳未及飲嶠僞爲  
醉以手板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  
而敢不飲敦以爲醉故兩釋之及去即路鳳入說敦



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可信也敷曰太真昨醉小加聲  
色豈得以此便為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還都遂  
陳敷之逆狀請為之備敷聞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  
幾日作如此事因舉兵表誅姦日以嶠為首敷平後  
封廷寧縣公帝即位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壺等  
同受顧命輔幼主時蘇峻藏禍歷陽陶侃威重荆楚  
朝廷以西夏為虞故使嶠為形援出為江州刺史鎮  
武昌下車親祭徐孺子之墓收名賢在鎮見王敷畫  
像曰豈有天子之賊而圖形於都下令削去之及蘇  
峻作逆京師不守嶠慟哭使督護王愨期要陶侃下  
討峻推侃為盟主鉦鼓連于百里直指石頭侃屯蔡

洲沙浦嶠屯沙門浦義軍屢戰失利又食盡陶侃怒  
欲西歸嶠固止侃曰要一戰決之乃平峻進錄尚書  
讓不受固辭還藩因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嶠乃  
燒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奇怪異狀或乘車馬著  
赤衣者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冥道別何苦相照嶠  
甚惡之先有齒疾因拔之中風至鎮卒時年四十二江  
州士庶莫不相顧而泣初葬豫章朝廷追思之乃為  
造大墓迎還葬元明二陵北幕府山之陽二子放之  
式之秋七月詔復遭賊郡縣租稅三年九月石勒將  
石季龍盡屠上邽滅劉氏大小黨族三千餘人冬十  
月廬山崩是歲天裂西北有聲如雷徭西中郎將



默為右將軍默過江州刺史劉胤不禮送豚一頭酒  
五斗默怒投于江遂矯詔入城殺胤表送首京師

五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除諸將任子案吳書時諸將屯

立一館名任子館地在宋樂遊苑西對今樓玄庚子司徒王導以

默驍勇專殺方州懼其為亂表默為豫州刺史便鎮

武昌太尉陶侃聞默害劉胤曰此必詐也即督西陽

太守鄧伯山水陸討之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

為方州有人殺宰相便用為宰相乎遂屠默斬其父

子案晉書郭默妻兄陸嘉取官米餉妹默以為違法欲二月己巳會

稽太守王舒表獻銅漏刻詔置端門西塾之西夏五

月石勒將劉徽寇南沙害都尉許儒 儒字思行高

陽人祖勛吳御史中丞父延河間相儒幼而立行清

素忠烈有曾閔之性早丁母 在殯遇兇賊放火儒

抱樞悲號賊為救火保護之所居一里賴全起服為

郡功曹元帝宅江左澄洗九流妙於選舉為司徒叅

軍出為南沙都尉縣為石勒所寇遇害六月詔初稅

田畝三分秋八月石勒僭即皇帝位於襄國使其將

郭敬寇襄陽中州流人悉降于勒九月作新宮始繕

苑城修六門案苑城即建康宮城六門案地輿志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

開陵陽等五門與宣陽為六今謂六門也南最西曰陵陽門後改名為廣陽門

內有右尚方世謂尚方門次正中宣陽門本吳所開對苑城門世謂之白門晉為宣

陽門門二道上起重樓懸楣上刻木為龍虎相對皆繡栴葉南對朱雀門相去五

里餘名為御道開御溝植槐柳次最東開陽門東面最南清明門門三道對今湘宮

巷門東出清溪港橋正東面建春門後改為建陽門門三道尚書下舍在此門內自

東入興業寺後東度清溪菰首橋唐景雲年中江寧縣令陸彥恭於縣東門金華坊



東通清溪乃廢扒首橋路而於興業寺前開大道遺金華橋青溪通潤州  
驛正西南西明門門三道東對建春門即宮城大司馬門前橫街也其地面用  
宮城無別門苑成即吳之後苑也一名建平園  
都城雖經五代而門牆互有修改事具下卷  
冬十月駕幸司徒王導

宅置酒大會下車入門先拜十一月平西將軍麴亮  
表獻嘉橘一蒂十二實是歲無麥禾天下大飢涼州刺  
史西平公張駿稱臣於石勒

六年春正月戊午以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  
各運米六斛二月丙子追贈故南沙都尉許儒高涼  
太守謚曰貞侯三月壬戌日有蝕之癸未詔舉賢良  
直言之士夏六月錢唐民殺豕產兩子皆人面狀如  
胡人其身猶豕異之甚也是歲江州刺史觀陽侯應  
詹卒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也魏侍中璩之孫詹

幼孤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請族人共居委其

十一

十一

資產世賢焉及長質素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  
人初辟公府掾累遷南平太守時王澄為荊州刺史  
洛陽傾覆詹流涕勸澄赴援馳檄四方辭義壯烈見  
者慷慨而澄音不從及武陵蠻反澄假詹天門武  
陵軍事詹巡撫諸蠻召問酋長所欲蠻感德義數郡  
無虞後與陶侃破杜弼於長沙賊多金寶詹一無所  
取惟收圖書王敦表為益州刺史移鎮巴東士庶攀  
車號泣而送俄遷後將軍徵拜光祿勳及王敦作逆  
明帝問詹計以詹為都督前鋒軍事賊平遷江州刺  
史封觀陽縣侯在州疾篤與陶侃中情好勸勵力朝



廷以報幼主卒時年五十三謚為烈

案晉書孫恩初與京兆韋泓為友昏平法與朋友

之服哭之宿草追趙武祀程嬰公孫杵臼之義祭魯然身也

七年秋七月詔諸養禽獸之屬損費者多一切除之太

尉陶侃遣子平西參軍斌與南中郎將桓宣攻一勸

將郭敬破之剋樊城竟陵太守李陽拔新野襄陽因

而成之冬十一月壬子朔進陶侃為大將軍詔翼賢

良方正直言是月新宮成署曰建康宮亦名顯陽宮

開五門南面二門東西北各一門

案圖經即今之所謂臺城也今在縣城東北五里周

八里有兩重牆案修宮苑記建康宮五門南面正中大司門世所謂章門拜章者伏於此門待報南對宣陽門相去二里夾道開御溝植槐柳世或

名為闕門南面近東閶闔門後改為南掖門門三道世謂之天門南直蘭宮西大路出都城門陽門正東面東掖門正南平昌門門上有爵絡世謂

之冠爵門南對南掖門第三重宮牆南面端門夾門兩大鼓在兩塾之南並三丈八尺圍用開開城門日中脯時及曉並擊以為節夜又擊之持更其一

者本在會稽雷門相傳去洛陽舊物打之聲應洛陽城孫恩之亂軍人斬破有雙鶴飛去爾後不復鳴義熙中始取還置於此門其東西門不見名其宮城西商

角外本有池名清遊池通城中有樂賢堂並肅宗為太子時所作蘇峻之亂宮室皆焚毀惟此堂獨存其西掖門外南偏突出一丈許長數十丈地時百度多

闕但用苑古講以除官身各出錢二千充修宮城用自晉至陳遂廢

十二年帝遷于新宮

八年春正月辛亥朔朝萬國於新宮四夷列次帝詔

曰昔長蛇縱暴宮室焚蕩元惡雖剪未暇營築有司

屢陳朝會逼狹遂作斯宮子來之勞不日而成之既獲

臨御大饗群后九賓充庭百官象物知君子勤禮小

人盡力矣思蠲密網咸同斯惠其大赦天下五歲刑

以下令諸郡舉力人能負千五百斤已上者丙子石

勒使致賂詔焚之是月改苑倉為太倉

案吳時苑城內有倉倉名苑倉亦名倉城至此治苑為宮惟倉不改在西掖門內是年改名焉四月以東帛禮高士郭文舉處士



翟湯 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廉潔不屑世事永嘉  
末寇害相仍湯隱於尋陽南山盜不犯境始安太守  
干寶與湯通家遣舩米餉湯勅吏云翟公廉讓卿致  
書訖便委舩歸使者依旨湯得舩米乃貨易取絹遂  
附還寶寶益愧焉庾亮表之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年

### 七十三卒於家

晉書高士傳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  
道常遊名山歷華陰觀石室洛陽陷入吳興餘杭大辟

山中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時猛獸為暴文獨宿十餘年竟無所患恒  
著鹿裘葛巾採竹葉木實買鹽米以自供人或賤價取之亦即與之遇有猛  
獸殺鹿於文奄側文以語人人賣得錢分文文曰若取自取何以相語聞者歎服  
又有一獸向文張口文為拔去其鱗骨而去明日致一鹿於室前每有寄宿者  
文為之汲水無勸色餘杭縣令顧颺與葛洪造之颺使致韋袴褶文不納颺使  
置室中乃至爛於戶內竟不服用王道守為相使迎至京師於西園築臺置之今  
廢治城中平敷見在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笑踞傍若無人屈嶠嘗問曰人皆  
有六親相娛先生弃之何也文曰遭世亂耳人問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  
性先生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則無情又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遭命  
不為烏鳥食乎文曰埋藏者亦為螻蟻所食又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乎文

晉書卷之

四

危安社

曰人無害獸之心獸豈有害人之意乎又曰苟時有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  
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時永昌中大疫文亦病王道遺藥文曰  
命不在藥天壽時也居冶城七年一旦忽求還山道不聽乃逃歸臨安及蘇峻作  
逆而臨安獨全人以為知機自此不復語但舉手指麾及病篤臨安令萬寵依之  
問先生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十五日而終既葬於座下有木數片反覆書之  
上曰金雄記下曰金雌詩詩著地爛皆毀不識金雄之記言將來事多有驗也夏五

月有星隕于肥鄉數一麒麟駒虞見于遼東秋七月  
石勒死子弘嗣立是歲作北郊於覆舟山之陽制度

### 一如南郊

案地志今縣東八里潮溝後東近青溪其西即藥園地義  
熙中盧循反劉裕築藥園壘即此更西即吳時任子館也

九年春正月隕石于涼州數二二月丁卯加張駿為  
大將軍夏六月蜀李雄死其兄子班嗣偽位乙卯使  
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等八州軍事荆江二州刺  
史長沙郡公陶侃薨於樊谿 侃字士衡本鄱陽人  
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少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



達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易酒撤薦  
飯馬達重之言於廬江太守張夔夔召爲督郵遷主  
簿復察孝廉至洛陽除郎中後會荊州刺史劉弘之  
官辟侃信用累至江夏太守時陳敏據揚州令弟恢  
率軍西上侃拒之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  
官物討官賊何爲不可遂破恢等後以母憂去職嘗  
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冲天而去及中宗  
即位江左加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益州刺史杜弼  
舉兵反破荊州刺史周顛失據侃率衆救之謂諸將  
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守等誰能忍飢闕  
邪部將吳寄曰要殺一曰必侃畫當擊賊夜分捕魚  
可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來攻侃擊破之遣  
參軍王貢告捷於王襄襄以荊州多難用王貢說表  
侃爲荊州刺史鎮沔江尋爲杜曾所破坐免以白衣  
領職佐史掾上疏理之復官率周訪等進討杜曾初  
王貢以矯命恐獲罪遂投杜曾至是賊衆離阻貢將  
出挑戰侃遙謂曰杜弼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  
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  
腳馬上聞侃言改容下脚辭色甚順侃截髮爲信貢  
遂來降弼曾等大敗王敦忌侃功左轉爲廣州刺史  
時温邵作梗嶺外諸將請討之侃笑曰吾威名已著  
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



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侃在州無事輒朝連  
百甓於齋外暮運入於齋內人或問之答曰吾方致  
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及王敦反詔侃領江州  
刺史敦平進都督荆雍梁益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荆  
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終日危坐事  
有萬端曾不遺漏遠近書疏皆日手自答筆翰如流未  
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事庸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  
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  
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  
命取其酒器及蒲博之具悉焚之江中曰樗蒲者  
牧猪奴戲耳老莊落筆

寶錄卷七

六

子當正其衣冠擢其威儀何有亂言蓬首自謂雲蓬  
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至雖微必言嘉惠  
三倍若非理者則切厲懲之嘗出行見人持一  
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道傍所見聊取之耳  
侃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百姓於是  
勤農家給人足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平南將軍溫  
嶠要侃同赴朝廷侃恨肅宗崩不在顧命之例言形  
於色謂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推爲  
盟主侃便戎服既平峻於石頭庾亮用溫嶠謀詣侃  
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衡邪王導入石  
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



以平峻功進侍中太尉改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  
寧七州軍事移鎮巴陵後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  
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薨時年七十六贈  
大司馬侃在軍四十一年雄毅明斷自南陵至于白  
帝數千里道不拾遺侃性纖密頗類趙廣漢在武昌  
時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植於已門侃行駐車問  
曰此武昌官柳何因在此施惶怖謝罪時殷浩庾翼  
等皆為佐吏武昌號為多士侃飲酒每有定限嘗會  
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終不許時梅陶與  
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慎勤勞似  
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謝安石每去陶公用法恒得  
法外意侃少時漁於雷澤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  
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嘗夢身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  
門九重已入其八唯一門不開闔者以杖擊之折其  
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  
曰以君長者故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及  
統八州握彊兵據上流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  
祥自抑而止有子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  
於史餘不見錄時大旱詔太官徹膳省刑恤孤寡貶  
費節用冬十一月石季龍殺石勒太子弘而自立為天  
王于鄴十二月侍中顧和議奏舊冕有十二旒皆用  
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旄帝納之



十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為咸康元年增文武位一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

者米五斛甲戌詔太常改冕旒飾用玉珠案江表記自晉中興東遷舊章

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至此顧和始奏帝詔太常改之二月甲子帝親臨釋奠夏四

月石季龍寇歷陽詔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

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癸丑帝親觀兵于廣陽門令

諸將分戍案晉書成帝紀觀兵於廣莫門案宮苑記晉時未有廣莫門據此成帝觀兵是廣陽門太史誤耳至宋永初中始改宮城北

平昌門為廣莫門廣陽門在今縣城東一里半都城南面西門也其時石季龍既寇歷陽兵亦不歷北門出也秋七月白虹貫日

八月乙丑荊州長沙武陵龍陽等三縣大水漂屋室

殺人損秋稼時帝幼冲權在下之罰也十月乙未朔

日有食之是歲大旱會稽餘姚尤甚米一斗五百價

人相賣

二年春正月彗星見于奎二月箕軍用稅米空懸五

十餘萬碩尚書謝裛已下免官辛亥立皇后杜氏大

赦增文武位一等三月散騎常侍于寶卒寶字令

升新蔡人少勤學中宗即位以領國史累遷散騎常

侍修晉紀上自宣帝迄于建興凡五十二年成二十卷

辭簡理要直而能婉世稱良史初父亡有所幸婢母

忌之乃殉葬後十餘年母喪開冢合葬殉婢仍活取

嫁之因問幽冥具考校吉凶悉驗遂著搜神記三十卷

將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也案三十國春秋是年天

後弟節見詔乘馬晝日而行着黑介憤黃絲單衣節問曰兄何由來節曰欲改葬節因問幽冥之事節曰死者為鬼俱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與生者



接頽四卜商今見為修文即死之與生略無有異死虛生實此有異兩節曰死者何故不復歸其尸乎對曰譬若斷兄一臂以投地就剝削之於兄有患否死者屍骸亦如此也節曰厚葬矣道死者樂乎節曰何樂之夏四月皇后有節曰若然兄何故改葬節曰述生時事耳言然而不見

見于太廟秋七月詔賓禮三恪立周漢之後冬十月

更作朱雀門新立朱雀浮航航在縣城東南四里對

朱雀門南度淮水亦名朱雀橋案地志本吳南津大吳橋也王敦作亂溢橋燒絕之遂權以浮

航往來至是始議用杜預河橋法作之長九十里廣六丈冬夏隨水高下也是歲徐州刺史刁彞上書

訟父協功德朝廷議詔贈本官祭以太牢協字玄亮

渤海饒安人也少好經籍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文

學末嘉初累遷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鎮江左

用為鎮東將軍諮祭酒中興初拜尚書左僕射于時

朝廷草創憲章未立以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

制度儀注皆稟於協焉大興初進位尚書令協為人

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好使

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

匡救元帝甚信任之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

協所建眾庶怨望及王敦今上進上表罪協帝使督六

軍出拒王敦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見帝於太極東

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乃給協等人馬

使自為計協年老不堪又素無愆於下從者皆

委之行至江乘縣東為人所殺送首於王敦中宗痛

之密捕送首者誅之敦平後以協出奔不在贈例而

貶本官至是刁彞上疏訟之執事度小下議追贈本官



三年春正月辛卯詔立太學於淮水南在今縣城東南七里丹陽城東南今地猶名故學夏六月旱地生毛冬十月丁卯慕容皝自立為燕王

四年夏四月蜀將李壽殺李期僭即偽位國號漢六月改司徒為丞相以太傅王道導領之秋八月丙午分寧州置安州

五年秋七月使持節侍中丞相領揚州刺史始興公王道導薨 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祖覽父裁導少有風鑑金識量清遠陳留高士張公見而竒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才也幼與元帝尤善在洛陽常勸帝歸藩見天下將亂遂推心奉戴有興復之

志及徙鎮建鄴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敦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且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賢皆騎從之吳人紀瞻顧榮賀循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帝乃使導躬造循榮等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導守為政務在清淨庄主寧平邦尤見委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初桓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衰弱如此將何以濟憂



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退謂顓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時渡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歡宴周顓中坐而歎江山之異相對而泣導愀然變色曰當共勳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而相對泣邪眾收淚謝之及中宗即晉王位累遷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帝登尊位進侍中司空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因祖約舉王隱導始啓立典籍頗具時議欲立石關於宮門未定後導隨駕出宣陽門乃遙指牛頭峯為天關中宗從

之

案地記至今此山名天關山自朱雀南出沿御道四十里到此山天寶初改名為仙窟山山南有芙蓉峯峯北有大石如卧鼓其山中可坐數十人其

高九尺上下有小石子吳之時人呼為石鼓其山西峯中有石窟不測深淺古老相傳云辟支佛出所梁武帝於窟穴下置寺名曰仙窟寺窟有一石鉢于孟莫知所由來

形狀甚古唐神龍初鄭克俊取將入長安友開善寺誌公履也及劉琨用事導漸見疏遠肅宗

即位平王敦後進封始興郡公位太保司徒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受顧託之重帝即位給班劔鼓吹羽葆蓋及石勒侵阜陵又石季龍掠騎至歷陽俱加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賊退解大司馬轉中外大都督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匹賣之不售而國用不足導患之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庶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端至一金帝既幼冲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道導妻曹



氏性妬導令別修館以安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  
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  
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不之覺  
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轆犢車長柄麈  
尾導大怒及庾亮出鎮於外以帝舅故執朝權而趨  
向者多歸之導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輒舉扇自蔽  
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已來群臣不出拜山陵導  
以元帝睦同布衣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悲涕由是  
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薨時年六十四子悅嗣

案晉書曰  
導有六

子悅怡洽協劬曾悅位中書侍郎性儉素帳下有甘果蠟敗導令弃之謂  
婢曰無使大郎知也悅嘗與導弈甚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  
耶初王敦讞逆導守夏受覆族使郭璞筮之卦成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淮即秦淮也八月壬午復

資治通鑑卷之

二百一

七

改丞相爲司徒司空庾亮領之辛酉以護軍將軍何  
充錄尚書事辛酉侍中太尉南昌公郗鑒薨鑒字  
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鑒少孤貧  
博覽經籍躬耕墾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惠帝累  
拜中書侍郎以世亂辭鄉里將親屬避難於魯之嶧  
山中宗鎮江左承制假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  
太寧初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仗鑒爲外援拜安西  
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假節鎮合肥王敦忌之  
表爲尚書令及敦使錢鳳王含入逼京都衆議以苑  
城小不固勸大駕自出距戰鑒不許敦平後奏免錢  
鳳母年八十不坐帝即位與王導等同受顧命挾輔



少主咸和初領徐州刺史蘇峻反進位司空與郭默  
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凌亭三壘拒賊東入之兵峻平  
遷太尉將拜謂所親曰平生意不及此值世紛紜遂  
至今日尋以疾上疏遜位薨時年七十一子愔墨案晉書初  
墨屬永嘉後亂在鄉里其窮餒鄉人以鹽名德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  
小常攜之就食鄉人口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鑿  
已後獨往食食訖以餘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獲存鑿之  
薨也口異時為剡縣令翼追撫養之恩乃奔官歸唐苦志喪三年也是時始

用塼壘宮城而創太上樓觀

六年春正月庚戌以庾翼為安西將軍都督江荆司  
雍梁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將發獻玉柄毛扇帝  
疑其故物侍中劉劭進曰栢梁雲太上匠石先君其  
下管絃繁奏鍾虡先聽其音椎恭之進扇以好不以

寶錄卷七 二十三

飛

新帝大悅二月燕王慕容皝太破石季龍將石成于  
遼西獻捷于京師秋七月乙卯初依中興故事朔望  
聽政於東堂是月征西將軍荆督江荆豫益梁雍六  
州諸軍事司徒永昌公庾亮薨亮字元規明穆皇  
后兄父琛字子美以建威將軍過江為會稽太守卒  
於丞相軍諮祭酒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  
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為  
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掾  
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  
造之元帝鎮江左聞其名辟為西曹掾及引見風情  
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甥其妹為皇太子妃



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累遷給事中黃  
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  
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  
裴頠遠矣肅宗即位進中書監亮上疏讓曰臣凡庸  
固陋偷榮昧進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悠悠六合  
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  
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  
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  
更猶姻媿臣歷觀外戚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  
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猶姻媿  
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踈附則信姻進則疑疑  
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閨之內矣此皆往代成  
鑒可為寒心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  
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恭命則愈違  
命則苦且雖不違幸察愚心帝納其言而止時王敦  
有異心亮憂懼以疾去官尋代王導為中書監敦平  
後與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復進中書令太后臨朝政  
事一決於亮時陶侃祖約以不在先帝遺詔內疑亮  
刪除並有怨言亮懼亂出溫嶠為江州刺史仍脩石  
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  
秉宗帝室近屬秉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  
亮翦削宗室琅邪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



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多納亡命  
專用威刑亮知峻必亂徵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  
亮不從及峻舉兵反至于京都亮携其三弟惸條翼  
等南奔温嶠與嶠共推陶侃為盟主侃素有憾於亮  
下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  
及見侃引各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  
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  
亮噉蕪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為亮云故可以種侃  
尤相稱歎曰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實及至石頭又  
為峻將張曜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  
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峻平後亮進見帝  
泥首謝罪乞骸骨逃竄山海帝勞之曰此社稷之難  
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出外鎮自劾假節豫州刺史領  
宣城内史鎮蕪湖陶侃薨後拜都督江荆豫益梁雍  
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遷鎮武昌時王導  
輔政會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以毛寶為  
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俱戍邾城又使陶稱為  
南中郎將入沔中弟翼為南蠻校尉鎮江陵以陳懿  
為輔國將軍趣子午亮率大衆自進石頭城為諸軍  
聲援乃上疏朝廷議之會寇陷邾城毛寶等赴水死  
亮以處置失度陳謝自貶詔不許進拜司空固諱不  
拜及導薨徵為司徒薨時年五十二將葬何充會之



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三子彬義繇  
書初亮所乘馬的顛般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為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斷心而止冬十月林邑獻馴象十一月復琅琊比漢豐沛

七年春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已知慕容皝遣使求假燕王章璽許之三月戊戌皇后杜氏崩夏四月丁巳葬恭皇后于興平陵后諱陵陽京兆人也鎮南將軍預之曾孫祖錫父又母裴氏名穆太傅主簿遐女孝武帝立封裴氏為廣德君初穆渡江立第於南掖門外時以裴氏壽考故呼為杜姥宅在今縣東北三里東宮城南路西后少有姿色及長猶無齒帝將納采之日夜齒生在位七年年二十一崩無子先是三

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

為之著服至是后崩

案外戚傳又字弘理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月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

人也相尋亦曰衛介神清杜又形清襲封當陽侯辟公府掾為丹陽丞卒咸原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祭讓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弘理也是

月詔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分江乘縣西界置臨沂縣屬琅琊郡

案臨沂縣廢城在東江獨石山西臨大江在今縣北四十里也

秋八月

引見群臣射宴於延賢堂九月罷太僕官冬十二月除樂府雜伎罷安州癸酉侍中司空興平伯陸玩薨

玩字士瑤吳郡吳人也父英兄曄曄與玩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曄位尚書玩器量淹雅元帝引為丞相參軍時王道守初過江左思結人情求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



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明帝即位累遷進位侍中以疾辭後進吏部尚書又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蘇峻反玩潛說在術以苑城歸順賊平以功封興平伯除尚書令玩自辭讓詔優答不許尋而王導却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沒邦國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玩既不得已受拜退謂賓客曰國家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也談者以為知言玩友人詣玩索酒盃酒瀉置梁柱間呪曰當今之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哉鄉良箴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勸之玩不得已而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搢紳之徒皆膺其德後疾篤上表乞骸骨薨時年六十四詔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子始嗣

安善書玩次子綱字祖三

車政委任群小乃望宮門而數日好家居

是月東陽太守張虞

表稱郡民許以純孝詔旌表門閭蠲復其子孫 汝字季義東陽吳寧人遭父母喪建墓於縣之東山廬於墓自負土成墳鄉人或愍汝羸憊助其負土晝則不逆夜並除之遺妻還本家一身自處鳥獸遊之時有鹿犯其松栢汝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虎殺其鹿於松所汝見鹿死倍復惆悵取而埋之虎復出



於菟前自撲而死菟益歎息又埋其虎自後無犯織  
介白鹿野雉嘗就馴宿年八十餘卒邑人號所居爲  
孝順里

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乙丑大赦天下二月豫  
州刺史庾懌送酒與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疑其有  
毒與大太羹允之懼表帝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  
舅復欲爾邪懌聞服藥而死三月以武悼楊皇后配  
饗武帝廟庭夏五月有馬色赤如血入於殿前盤旋  
走出莫知其處六月度寧帝不豫詔以琅琊王岳爲  
嗣曰琅琊王岳親則母弟體則仁長君人之風允塞  
時望肆爾王公卿士負之以祇奉祖宗明祀壬辰  
引武陵王晞會稽王昱曰言監庾冰中書令何充並  
受遺顧命矣己帝崩于西堂秋十月丙辰葬興平陵  
在縣北七里鷄籠山陽興元帝同處案帝年五歲即  
位立十八年年二十二謚曰成皇帝廟號顯宗帝少  
聰敏有成人之量初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時知及  
蘇峻平後問庾亮曰白頭翁何在亮曰謀反伏誅帝  
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  
亮懼變色然少爲舅氏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  
於萬機務在簡約嘗欲於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  
以爲勞費乃止雄武之度雖愧於前王恭儉之德  
追蹤於往烈矣









